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07
22 September 1986

CHINESE

第二七〇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9月22日星期一，下午4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别洛诺戈夫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u>成员国</u> ：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
保加利亚	茨韦特科夫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刚果	巴莱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法国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
加纳	格贝霍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科通德拉姆博西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艾莱恩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4点30分宣布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a)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特别报告 (S/18348)

(b) 1986年9月18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8353)

主席：根据第2706次会议作出的有关这一项目的决定，我请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内塔尼亚胡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黎巴嫩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两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法胡里先生（黎巴嫩）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的是以色列代表。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并发言。

内塔恩亚胡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首先，我谨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们已经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亲眼目睹了你出色的工作。我还为你的前任所进行的同样成功的工作向他表示祝贺。

安理会现在正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就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前途进行辩论。根据该报告起草的一项决议草案已经被提出来并已分发。我不胜遗憾地说，该报告失之平衡，歪曲了黎巴嫩南部目前局势的真相。我还要说，该报告有一重大遗漏：它没有充分提出我们已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多次声明的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局势的估价和它所采取的立场。相反，该报告第二十一段却援引叙利亚的话，把目前的问题归咎于以色列，指责以色列是问题存在的根源。自然，我们在到底由谁负责的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该报告应该同样表达这一观点，哪怕仅仅是为了公平起见。

那么，这份报告的方向、要点到底是什么呢？它到底想说明什么？它实际上想说的是：由于以色列在其与黎巴嫩接壤的边界保持了一个安全区，联黎部队遭到袭击。如果以色列拆除该安全区，如果联黎部队可以部署到那条国际边界，那么袭击就会停止，或者说就会得到大大遏制——我想这就是该报告的含义。

我建议我们来审查一下这些假设。联黎部队目前所处的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它最近遭受的袭击大部分来自何方？谁是这些袭击的幕后者？我们知道这些袭击不是来自何方。他们不是来自黎巴嫩南部温和的什叶派。它们绝大部分来自、起源于一个地方：一个叫做上帝之党的什叶派恐怖主义组织。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谁是这个所谓上帝之党的后台老板？人们第一次听说这个组织的时候，是它承认杀害了贝鲁特的美国和法国维持和平部队成员，承认炸毁了美国大使馆，承认绑架并杀害了好几个国家的无辜公民，其中许多国家的代表就在此就坐。我说他们承认这些事情是很客气的说法，我应该说他们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干出这些事情。难道真的要我说出这位后台老板的名字吗？难道这里有

人会怀疑是谁在资助、组织、装备、策动和操纵着该集团？这位后台老板就在德黑兰。但这不是它的唯一住址，它还有一个离我们更近的第二住址，即大马士革的总统府。

我想向诸位代表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霍梅尼革命的恶性产物首先是怎样进入黎巴嫩的？上帝之党是作为伊朗和叙利亚共同创造的产物而被输入到黎巴嫩贝卡谷的。它的主要使命是充当叙利亚的分包商。叙利亚当时在黎巴嫩的战略目标是将多国部队——即维持和平部队赶出贝鲁特，而上帝之党为这一努力充当了——它实际上也这么做了——我所提及的那些袭击的马前卒。不用说，伊朗起劲地参与了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

然而，上帝之党从一开始就负有一项内容更为广泛和深远的使命，即将黎巴嫩变为霍梅尼式的“伊斯兰共和国”。我想，上帝之党的领导人之一谢赫·穆罕默德·亚兹卡尔非常简洁地概括了这一使命。就在最近的9月2日他在巴勒贝克说，

“我们只尊重剑和血的决定。我们要创建一个新的伊斯兰黎巴嫩。我们只信赖霍梅尼的领导，我们将执行他的一切命令。”

为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指出，他们首先要控制的中心地带自然就是贝鲁特。但这里我们发现一个矛盾：叙利亚和伊朗的目标在这个地方开始发生冲突。上帝之党在贝鲁特地区及其周围的存在距离太近，令叙利亚不安。这就是大马士革感到不得不向黎巴嫩首都再次派遣部队的原因之一。

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对上帝之党该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需要把上帝之党的行动、注意力和能量转向黎巴嫩内一个伊朗和叙利亚的利益不太容易冲突的地方，而这一地方当然就是黎巴嫩南部。

这样，上帝之党就把袭击目标转向了南部。特别是，它一直在把这些袭击的矛头指向联黎部队。当然，这完全符合霍梅尼关于把他称之为异族的一切军队赶

出黎巴嫩的政策。霍梅尼所指的首先是一切西方部队。他们的行动是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的序幕。

上帝之党在袭击整个西方驻黎部队的同时，把法国部队作为主要打击对象。我想我不必明说人们也清楚：伊朗有多种企图，它们并不是都和黎巴嫩有关，其中许多和法国有关。就其对法国的广泛憎恨来说，上帝之党的教徒们和伊朗的政策完全一致。在此我想提及1986年8月22日的黎巴嫩报纸《阿拉伯祖国报》。在这份报上，上帝之党的两个主要领导人谢赫·哈桑·特拉德及谢赫·纳赛尔阿拉哈赫呼吁向法国“复仇”，并发出要利用一切机会杀死法国人的特别宗教训令。毫无疑问，法国部队是联黎部队中最大的一支部队，如果他们受到打击，如果他们被削弱，如果他们被撵走，那么情况将会是——至少上帝之党这么认为：整个部队将崩溃，他们就可以使整个联黎部队完全崩溃并撤走，从而让上帝之党取得对黎巴嫩南部的完全控制。不管怎么说，问题的核心是：联黎部队的部署的位置同上述目标完全不相干。任何有其它说法的人要么是情况不明，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我刚才通过电话从两个联合国官员那里听到了相同的意见。一位是不愿透露姓名的联合国高级官员，他今天在路透社说，“黎巴嫩南部的袭击是由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真主党集团和叙利亚支持的阿迈勒组织中的激进派临时结成联盟搞的”。另一位发言人实际上愿意被指名引用他的话，他是挪威的达格·莱拉兰德少校，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发言人。他说，他认为在法国发生的恐怖主义爆炸事件和在黎巴嫩南部一下子大量出现的袭击法国维持和平士兵多起事件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他告诉记者：“所有袭击的目的好象都是要取消法国在黎巴嫩的存在”。

除了赶走西方人之外，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还追求另一个与我刚才说的不相关的目标。它将该地区视为对以色列国的生存进行圣战的前进基地。我可以提供大量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来源，但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沙伊赫·法德拉赫——在座的人都认得他的名字——是真主党中的一个关键人物。7月4日，他在《今日报》说了以下的一番话：

“我们与以色列作战，并不是因为它占领黎巴嫩南部，而是因为它占领巴勒斯坦，并且是对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威胁。”

目前在这一特定的目标和特定的行动中，真主党取消了伊朗和叙利亚之间的任何冲突。当然，叙利亚具有利用代理人发动战争的悠久传统，例如，它利用以黎巴嫩为基地的恐怖分子袭击全世界的各种敌人。现在谈到叙利亚反对以色列的战争、或它对以色列的袭击，黎巴嫩南部对叙利亚来说便是代理人向我们发动恐怖主义袭击的前进基地。

因此，饶有趣味的问题是，假设发起者会同意，真主党如何从这场反以色列神圣战争的角度看待联黎部队？从它自己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它显然将联黎部队视为这场反以色列运动的障碍。联黎部队是妨碍它直接袭击该国北部的另一支力量——真主党领导人是公开这样说的。几个星期前——8月28日，他们在巴勒贝克集会，引人注目的是，伊朗驻叙利亚大使也出席了集会，他们发表了如下声明：

“我们断然拒绝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的写法，该决议授予犹太复国主义敌人作出安全安排的权利。我们将与联黎部队作战，因为它阻碍我们袭击以色列的军事努力。”

另一位什叶派领导人阿卜德勒·穆沙·马哈奈在9月15日的《黎巴嫩之声》报上被引证说：

“联黎部队在黎巴嫩南部的存在是为了以色列及其情报机关的利益。”

在同一天的《黎巴嫩之声》报上，沙伊赫·马赫尔·哈姆穆德被引证说：

“黎巴嫩南部驻有一支联黎部队的分遣队，该部队备有25条经过训练能嗅出爆炸物的军犬，这就是说，该部队不是保卫我们的，而是相反为以色列的利益效劳。联黎部队不应该呆在黎巴嫩南部”。

许多其他资料都是说的一个意思：联黎部队必须离开，它必须离开，因为它保卫以色列——以色列本土，即国际边境线以下的以色列国。

所以，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证据表明真主党的真正目标呢？我要问一下：这里有人能严肃地论证说部署联黎部队对这些人有一丝一毫影响吗？是的，实际上我要这样说。我要说的正是这一点。我要这样说，因为真主党完全拒绝第425号决议，因为它将联黎部队看成是保护以色列的缓冲物和保卫者。我们还可以接着问：如果把联黎部队部署到国际边界线去，真主党又将如何看待它？这正是秘书长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这正是会议桌周围流传的将正式提出的建议。如果联黎部队执行安理会提出的这些建议，真主党——发起袭击的人——将会如何看待它呢？

我认为，我们可以相信他们的话。他们将认为联黎部队在保护以色列本身，因此，袭击将不会停止；袭击将会加强，将会大大增加；他们将使目前已经不幸和悲惨的局势相比之下更加糟糕。

因此，我一直要争辩的是，引起袭击联黎部队事件的不是安全区，因此把联黎部队部署南移至边界也不会防止这种袭击。

这样说还不够，因为执行该报告中的建议以及其他已讨论并将在此讨论的建议的后果要更加严重得多，甚至要比袭击联黎部队更加严重。我认为，我们必须问一下，如果放弃目前在安全区的安排，那么南部将会发生什么情况。那时在边界两侧将发生更多的敌对行动、更多的流血和更多的痛苦。黎巴嫩的基本问题一直是缺乏一个能够阻止无法无天和恐怖行为的中央政权。这种恐怖行为正是1975年和1976年骇人听闻的贝鲁特内战蔓延到黎巴嫩南部的恐怖行为，这种蔓延先于联黎部队成立好几年。事实上，正是由于这种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层出不穷，我们才被迫于1978年在黎巴嫩南部采取行动，以便击退恐怖主义浪潮。

正是安理会当时要求以色列撤军。我们撤出了部队，而后联黎部队建立。我的同事今天在座的布鲁姆大使记得那一天的情况。因此，问题要追溯到那个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撤了出来，联黎部队进去，恐怖分子也进去了。在巴解组织的领导下，他们迅速返回，并建立了庞大的基地。他们能这样做的原因是，当时没有一个能够阻止他们的黎巴嫩政府；联黎部队也没有阻止他们，尽管它是出于

好意，也作出了许多牺牲。事实是，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这一基地发起的无情的陆海空袭击最终迫使我们于1982年再次采取行动。在1982年前，假如你是一个居住在边境上的以色列公民，你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你就得过地下生活——住在防空洞里。我想，没有一个在座的会认为边界我方一侧的生活是正常的，更不用提另一侧黎巴嫩平民所遭受的苦难了。

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我们摧毁了那个恐怖主义基地。1985年1月，按照政府的决定，我们从黎巴嫩撤出了部队，并作出现存的安全安排。这些安全安排对整个黎巴嫩南部——不是对联黎部队而是对黎巴嫩南部——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并不是指边界的以色列一侧，我刚刚访问过那里，那里是安全的，生活已恢复正常，人们根本认不出以前这里发生的一切。我指的是边界的黎巴嫩一侧。这尽管听上去是自相矛盾的，因为黎巴嫩其他地方到处是一片混乱，大约每星期在贝鲁特都可以听到汽车炸弹的爆炸声和其他谋杀事件发生。相对来说，黎巴嫩南部现在是黎巴嫩最安全的地方。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夏季月份——有三万人流入南部，其中许多是什叶派教徒和黎巴嫩平民。

现在发生了这些事件，安理会和秘书处压迫我们放弃我们所采取的、已经保证了相对安宁的措施。去年，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冒一次风险，一次很小的风险；在有限地区试验一下，让我们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就这样做了。

1985年7月，我们同意联黎部队承担对安全区一小部分——杰梅—杰梅、马杰达勒苏卢姆和沙卡拉三个村庄——的控制。我们表示同意时有一个基本条件：联黎部队应保证该地区不会变成向我们发动进攻的出发点。我很遗憾地表示，该条件没有得到实施。沙卡拉三角地带已成为向以色列发动恐怖进攻的最活跃的基地。我们在那里看到，发射火箭、以及地面和其他类型的攻击的次数急剧增加。这就是我们在整个国境线上所能看到的事情。而一旦我们撤除安全区，可以肯定地预言，那里会立即被真主党、甚至巴解组织完全占据。

随之发生的将是南黎巴嫩和以色列北部再次面对不可容忍的局势，而这一局势的结果必将是可怕的暴行的再次发生——这是在座每个国家、特别是以色列所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决不会让这种灾难发生。我们将继续为保护我国公民而采取必要的行动。这就是我们对黎巴嫩的目的，我们唯一的目的。我们准备并愿意与黎巴嫩真正想要保证该地区和平的任何一方一道行动。

联黎部队也努力为这一目的提供帮助，不幸它在这个进程中遭遇了惨痛的伤亡。尽管我们没有要求联黎部队设防，但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向死难者的家庭及其政府表示哀悼。但是，我们不能也绝不期望联黎部队来保护以色列。这从来不是也不会是联黎部队的目的。

因此，对联黎部队的未来作出决定，已非我们份内之事，这显然是安理会的责任。但既然安理会对此问题进行辩论，它就不能斤斤较量于抽象的建议——无论这些建议在政治上是多么地动听。它应当以现实为其指导，应当以实实在在的事实作为指导。在这里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提案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随便投出一支飞标，然后在飞标周围涂上一个牛眼大的圆圈。其实，飞标应当瞄准其他地方：应当瞄准真主党。

我认为，对于继续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的恐惧、或者另外一个政治议程，不应使我们偏离我们的主要任务——安理会的主要任务是追究真主党及其指使者的罪行，他们应当站在这里受到审判。以色列对南黎巴嫩的暴行没有任何责任。各项报告的起草者很清楚这一点，正象安理会的成员清楚这一点一样——他们很多人在私下谈话中都自由地承认了这一点。

以色列期待安理会所做的，是对真主党及其叙利亚和伊朗主子们的明确的谴责——坚定的、无保留的谴责。相反，指责以色列、要求其撤除唯一可行的防御那些疯狂屠杀者的防线，这不仅是非正义的：并且还表示对恐怖主义的屈服并保证其扩张。

主席：我感谢以色列代表对我说的友好之词。

我现在请黎巴嫩代表发言。

法胡里先生（黎巴嫩）：八年半来，黎巴嫩一直明确表示支持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呼吁庄严的安理会的会员国单独地或集体地承担责任，使联黎部队能执行安理会第425（1978）和426（1978）号决议所载的职责。黎巴嫩已阐明、并将继续阐明，以色列的全面、无条件和立即撤出是解决南部黎巴嫩爆炸局势的唯一办法。

秘书长最近的报告是国际部队所面临的严峻局势的结果。报告中表明了黎巴嫩的立场和观点。我国代表团赞赏秘书长及其助手为全面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所继续作出的努力。

以色列继续其顽固立场并坚持占领黎巴嫩领土的一部分，这不仅威胁国际部队，以及该部队和黎南部的前途，而且威胁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不论来自任何一方对国际部队的进攻，都遭到黎巴嫩的强烈谴责。

黎巴嫩继续谴责这些进攻。黎巴嫩阐明了并将继续阐明对联黎部队的安全的关心、对其存在的留恋和对其领导与人员的赞赏。黎巴嫩表示、并将继续表示对其各自部队作出巨大牺牲的部队提供国的同情。

在这种严重情况下，黎巴嫩再次要求安理会会员国明确对联黎部队的支持，通过必要措施以保护其安全，使其能够完成职责。黎巴嫩重申，它完全愿意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对实现这些非常重要的目标作出贡献。

我们对安理会及其克服以色列官员每天都在表示蔑视安理会的行径的能力，抱有巨大信心，这些行径的表现是以色列官员拒绝撤出南部、反对把国际部队一直部署到国际公认的边界那边去、坚持占有所谓安全区以及支持所谓的南黎巴嫩军队。

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宾先生在昨天的一次内阁会议后的行为是这种藐视态度的最新表现。根据我们今天从法新社得到的最新消息，以色列部队在距离挪威分队总部一公里的伊戈尼赛里镇部署了十二门175毫米火炮，从而巩固了其在安全地带东部的军事阵地。一些以色列士兵在安全区北部的杰津地区建立了阵地，这是以色列自从1985年撤出以来，第一次在这里建立阵地。

黎巴嫩拒绝任何为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以及支持傀儡民兵进行辩解的理由。黎巴嫩警告说，以色列的这一挑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对此作出的反应必然是黎巴嫩解放其领土的决心，而解放是一个民族的义务。这是黎巴嫩人民所要行使的神圣权利，正如其他那些为抗击占领，并为自己的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作出牺牲的民族一样。

我国代表团在坚持要求通过秘书长关于保证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安全的报告的同时，在坚持要采取有效措施，使联黎部队能充分执行其任务的同时，还呼吁所有成员今天一致作出决定，使它们无论是单独地还是集体地对最重要的维持和平任务的失败担负责任。这种失败将是对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的消极反映。

这种失败的代价将是黎巴嫩的主权和黎巴嫩人民的保障和安全。

这一悲剧持续得太长了。作出的牺牲太大、太惨重。现在是黎巴嫩人民恢复他们在自由、尊严、安全和和平中生活的时候了。

主席：我想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接到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86年9月22日写给我的信。内容如下：

“我谨请求安理会在讨论其议程本议题时，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阿拉伯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马克苏德阁下发出邀请。”

这封信将以第S/18358号安理会文件散发。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马克苏德阁下发出邀请。

鉴于没有反对意见，就这么决定了。

我邀请马克苏德先生在安理会议事桌旁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主席先生，对你们的邀请，我想对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表示我的高度赞赏和深切的感谢。

首先，我愿与其他代表一起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你伟大的国家与我们阿拉伯国家之间坚强的友谊和合作，是不言自明的。

我还想借此机会对在最近几天遭受袭击并遇难的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成员，表示深切的哀悼和遗憾。我们认为，这种袭击是非法的。

目前，南部黎巴嫩问题变得特别重要。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指出的，联合国安理会正在试图寻找使南部黎巴嫩的形势变得不稳定、易变和灾难性的真正原因，这或许是这场悲剧中的一个好兆头。

以色列长期以来就已认定，南部黎巴嫩是在一个小地区捞取大便宜的舞台，因此它要在南部黎巴嫩和所谓的安全区造成一种形势，使黎巴嫩中央当局无法对其领土行使主权。

此外，我们阿拉伯联盟认为，在一定的時候，当黎巴嫩通过各政党就民族和解采取真正步骤时，如果黎巴嫩政府能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帮助下在南部黎巴嫩行使其权力和部署其部队，那么这些步骤将得到巩固和加强。因为，这将是增加民族和解的可能性的手段。

以色列在这一地区到底打算干什么呢？我们常常听到以色列代表团说以色列1978年撤走了。我向安理会成员国提些问题。以色列在1978年入侵之后撤走了吗？以色列在1978年允许布署联黎部队和让它充分执行其任务吗？难道以色列没有把地方权力交给以萨亚德·哈达德为首叛匪集团以使黎巴嫩中央政府失去平衡，无法在部分领土上行使权力吗？难道它没有向在南部黎巴嫩作为以色列军队雇佣兵的反叛民兵提供在后勤、财政、政治和情报上的支援吗？

以色列象我们刚刚听到的那样在1985年撤走了吗？它是撤走了还是以持续安全区为借口向蔑视黎巴嫩政府权威的同样反叛民兵提供了后勤、军事、情报和财政支持呢？难道我们现在还不该看看以色列直接和间接地保持对南部黎巴嫩的继续控制的手段吗？因为它无意象征地撤出，如我所说，因为它要在南部黎巴嫩要清算的帐很多。它主要是想经常尽可能地破坏联合国决议和机构的信誉和效能。

什么是安全区呢？来自谁的安全为了谁的安全呢？拉宾国防部长说他授权自己将安全区扩大到该区的北部，这难道不是说以色列以所谓安全区为借口有权蔑视、有权进一步占领、有权进一步扩大其权力吗？

以色列没有撤走，以色列使联合国部队无法执行安理会1978年和1986年所规定的任务。为了转移安理会的注意力，为了赢得更多的时间来进一步巩固其占领、蔑视和狂妄态度，以色列说秘书长的报告“不平衡”。什么是平衡的报告？是不是平衡的报告要在正确和错误之间采取等距离的立场呢？在违反安全理事会职权的人看来，平衡的报告是试图说明他和侵略的受害者有平等的权利吗？使用“不平衡”一词是试图破坏国际社会把注意力集中于南黎巴嫩真正问题的能力。

我们听到了反对真主党的夸夸其谈。但在1978年没有真主党，只存在以色列对南黎巴嫩的占领。1985年以色列没有撤走。这不可避免地使南黎巴嫩人民群起反抗使以色列占领代价高昂。这就是进行正当抵抗的定律。然而，在任何情况下，正当抵抗也不能允许杀害联黎部队成员。因此，黎巴嫩政府和所有阿拉伯联盟成员国都谴责了这种肆意屠杀。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抵抗以色列占领的主流补充和支持了联黎部队的作用、目标和任务。

此时此刻，人们呼吁安理会使自己的决议得以执行，使任何蔑视联合国决议和职权的人付出高昂代价，因为如果不使这种作法代价高昂、不惩罚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话，蔑视就会根深蒂固，就象蔑视已扎根于以色列对南黎巴嫩的行为方式和政策一样。

至于对真主党、伊朗和叙利亚的各种指控，所有这些都是夸夸其谈，它们企图从秘书长报告着重指出的真正原因中消除紧张因素。

我们的立场如下：安全理事会的职权在那里呢？怎样执行呢？我们怎样才能使黎巴嫩中央政府收复黎巴嫩主权，并履行其国际和国家承诺呢？联黎部队的任务受到阻碍，黎巴嫩不能在自己的国际边界上履行其国家和国际责任，这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从根本上蔑视联合国的任务，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及其道义责任。

刚才我已经说过，眼下黎巴嫩正在摆脱它经历已久的悲惨衰败。正当黎巴嫩恢复自己的国家统一，各方之间的对话取得某些可数进展以及全世界意识到黎巴嫩人的创伤的时候，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把联黎部队看作是有助于迅速实现这一国家团结进程的巨大杠杆之一。

然而，正如我们从1978年以来所看到的，安全区是防止鲁莽行为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联黎部队的前途进行讨论和辩论是极其优先的事项——这不仅仅是为了黎巴嫩，为了恢复联合国的信誉，为了有效地执行其任务，为了黎巴嫩的未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是为了整个地区今后的和平与稳定。

主席：谢谢马克苏德先生对我所讲的友好的话。

约翰·汤普森爵士（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贵国和我国并不是在每一个问题上看法一致，但是我知道我们都极为尊重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并且决心维护这个权威；我知道你将用你全部的技巧和智慧来这样做。我祝贺你就任主席。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深刻地领略了你的前任的技巧，智慧和法律才能，他是安理会的一位卓有成效的主席。

今天下午当我走进会议厅时，我并没有打算发言，我现在是作即席发言。在我谈主要问题以前，我要提出并且也许回答某些问题，我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也许是所有的人，都在想着这些问题——这就是，向法国和爱尔兰代表团，尤其是向在黎巴嫩南部被杀害的那些英勇士兵的家属，表示我们深深的悼念。

我还要向那些向联黎部队提供军队的国家表示赞赏。这些部队受到的待遇不好，薪水偏低，并且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他们的处境极其困难；当我们今天把联黎部队似乎当作一个抽象物加以滔滔不绝地辩论和谈论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事实上联黎部队是由大约7,000人组成的，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今天一定非常焦虑不安。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作的是即席发言，因此在以后的辩论中我保留发言的权利。

由于以色列大使提出的问题促使我作这个发言的：联黎部队驻守的地理位置是否有关？我希望我引用的话大致正确。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从那方面提出问题。在我看来，我们面对着四个方面的事实——也许有人会误解或忘记这些事实。第一，联黎部队——我再说一遍，联黎部队的士兵——今天正在遭受攻击和杀害，就我们所知，我们相信这也是事实，他们并不是受到以色列人的攻击，也不是遭到以色列人的杀害；第二，以色列非法占领着黎巴嫩南部的部分地区；第三，黎巴嫩政府在该地区并不具有有效的权威；第四这可能对当地人民的影响要小于对我们的影响，但这对我们还是重要的，由于这种局势，安全理事会的决定和声誉，以及联合国整个维持和平行动的有效性都成了问题。实际上，局势是如此严重，可以说局势处于危机之中。

现在，如果我把这四个方面的事实用于以色列大使所提出的问题，我可得出不同的答案。第一，联黎部队驻守的地理位置是否与其目前遭受的攻击有关的问题，我认为，撇开我们听到的历史而按目前的情况来看，回答也是否定的。我认为，不管联黎部队确切的地理位置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它都会受到目前攻击者的攻击的。这并不是说，这不是产生这种形势的原因了。但是如果 we 看一下今天的局势，我并不认为如果联黎部队驻守在不同的位置，攻击就会避免了。

但是，当我们看下面三个事实，包括以色列非法占领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事实时，问题的答案当然是非常有关的。我认为以色列大使并没有真正谈到这一点。当我们看黎巴嫩政府在黎巴嫩南部是否具有有效权威时——我认为没有，问题的答案又是有关的。尽管不是全部有关的；这并不是黎巴嫩政府没有有效权威的唯一原因。谈到第四个事实，即对安全理事会的权威和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前途的危机时，我认为答案也是有关的。

因此，这个问题具有不同的答案。这向我表明，我们在黎巴嫩南部所面临的困难局势的答案并不是一个答案——这里的我们是指安理会。我们无法只是做一件事情就可以突然间改变整个局势，并把它恢复到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我想到的主要就是第425(1978)号决议，该决议第一个执行段落，呼吁严格尊重黎巴嫩得到国际承认的疆界之内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

这肯定是问题的实质。这肯定是安全理事会所要求的。这肯定是安理会想要重申，并在可能情况下使之实现的。但我认为，要实现这一点，仅仅一项行动是不够的；不仅一国，而且许多国家都必须采取行动。

因此，我要说，以色列政府必须按照第425(1978)号决议的要求行事；但要使该决议执行部分的第1段生效，这还不是必须采取的唯一行动。

我们面对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正视这一令人遗憾的事实。我不很了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但今天下午的三份发言全都十分有分量，全发人深思。正是在这种背情下，我感到不得不作即席发言。我重申，我保留再次发言的权利。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发言行使答辩权。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我行使答辩权以前，我要向伟大苏联的代表表示我国代表团最友好的祝贺，祝贺他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是贵国的友邦感到自豪，你们伟大的国家通过其国际政治行为证明，你们一贯支持为争取自由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的事业。贵国同其它国家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贵国同其它国家在平等基础上进行交往。我国代表团完全相信，你将明智地、客观地和诚恳地主持安理会的工作。

我还要借此机会高度赞赏你的前任十分干练地主持了上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现在，我一直估计可能要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事实上，我国代表团原本不想就属于黎巴嫩政府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发言；根据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该国政府应将其管辖权延伸到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上。

此外，由于安全理事会要开会审议联合国就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我原本不打算发言。黎巴嫩代表详细阐述了黎巴嫩南部正在发生的事件，并描述了以色列人对黎巴嫩人每天犯下的残酷暴行。这我本来就没有必要发言了。

但在本次会议早些时候，我们听到一个歪曲事实真相胡编乱造的发言。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发言，他故技重演，企图转移安理会成员对主要问题的视线。为了回答他的编造，我们不得不发言。

首先，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牺牲的法国和爱尔兰士兵的亲属表示哀悼；正如法国代表那天指出的，他们是在联合国旗帜下执行维持和平的职责时成了背信弃义行径的牺牲品。

我还要高度赞赏秘书长及其助手，特别是戈尔丁先生和艾梅先生。赞赏他们为解决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联黎部队面临的危机而作出的努力，赞赏戈尔丁先生在最近视察该地区后他们向我们提交的客观报告。

以色列代表对该报告感到不满是很自然的，符合逻辑的，他在其发言中把这份报告称之为“不公平的”。以色列政府当然对报告也不会满意，因为报告内容显

然是指责以色列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的文字与精神，继续黎巴嫩进行占领，因而要对黎巴嫩南部所发生的一切负责。

我们今天听到以色列代表，对秘书长的报告加以置疑，并怀疑其准确性和可靠性。事实真相是，我们的目的同以色列侵略军的目的是水火不相容的。这就是冲突所在，并非与其他任何一方的目的发生冲突。

我们的目的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维护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主权和独立。我们在谴责袭击联合国部队的发言中阐述过我们这一目的。而占领的目的只可能是破坏、谋杀和践踏独立与主权。

在这方面，我愿宣读一份叙利亚官方人士有关法国武官在贝鲁特被刺的声明：

“叙利亚政府极其悲痛地获悉法国武官在贝鲁特遇刺。叙利亚政府谴责这一行径及其它针对联合国部队，特别是其中的法国分遣队的类似行径。鉴于法国在中东危机中和阿拉伯与以色列冲突中持不偏不倚的立场，叙利亚政府谴责继续对法国人的袭击和任何进一步的袭击。”

被告用指责毫不相干的其他各方的手段来转移人们对他的已经证实的指责的视线，这是不足为奇的。

以色列代表今天就是如此利用虚构的事实和编造出的指控攻击我国。秘书长在报告中已明确指出，黎巴嫩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起因是以色列违反安理会要求以色列将其军队撤回到国际承认边界的第435(1978)号决议，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对此，我无须加以阐述。然而，我要向以色列代表提出下列事实。黎巴嫩南部人民表现的英雄主义和所做的牺牲反映了他们想要结束以色列占领的意愿与决心。这些英勇的行为和牺牲已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钦佩和支持，包括于由休戚相关和反对共同敌人的一致斗争而与黎巴嫩人民联在一起的我国人民。同样，如果以色列代表及其进行恐怖主义和屠杀的政府认为在黎巴嫩领土上建立安全区和雇用诸如哈达德与拉哈德这样的傀儡及雇佣军可以保护其北部边界的话，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

以往的经验证明，事实正好相反，对侵略的抵抗是不会由于边界而停止的。同时，对其他国家进行错误的指控对黎巴嫩南部的英勇抵抗来说是不公正的。

解决的方法是明确的：以色列军队从所有黎巴嫩领土上全部撤出，撤回到国际公认的边界那边去，将联黎部队部署到该边界，使该部队能够发挥其应发挥的作用，即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这就是解决办法。提出这一办法的并不是我，而是秘书长于其报告中提出的，但以色列代表对这一报告并不满意。

秘书长的报告已证明，以色列代表就我国所说的话是假的。他刚才曾表明对报告的第21段不满意。请允许我引证该段：

“叙利亚代表也表明坚决支持第425(1978)号决议和联黎部队。叙利亚领导人认为，目前的状况应归咎于以色列拒绝撤出其军队一事。他们也敦促安理会履行自己在这问题上的责任。他们重申支持那些已表明自己决心的黎巴嫩人的立场，即倘若以色列撤回其军队，拆除‘安全区’，那末该地区就不会再有1982年以前的局势的发生。”(S/18348,第21段)

我国代表团在审议了秘书长明确的报告后相信，安理会在认明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安全局势负有完全责任之后，应迫使以色列撤回到国际边界，使黎巴嫩南部正在进行斗争的人民不致遭受屠杀和破坏，使联黎部队不致由于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南部而面临危险。我们也完全相信，安全理事会将不会象过去那样，由于美国在安理会审议一切与以色列有关的问题时行使否决权而无法采取行动。让我们再给美国一次机会，让它补偿过去的罪恶，听从安理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的意愿。

我们呼吁安理会强迫黎巴嫩南部的占领国以色列全面执行安理会第425(1978)号决议，迫使它将其军队撤回到国际公认的边界那边去。

主席：我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以色列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在理事会会议桌旁就座并发言。

内塔尼亚胡先生（以色列）：我们之所以在今天，而不是在一月份举行会议，是因为在实地现场发生了一些事，促使安理会现在开会。安理会本来将于一月份开会，审议与联黎部队有关的更重大的一个问题——该部队的任期问题，延长其任期的安排等问题。

我们今天之所以来此，是因为目前在实地现场出现了袭击——加快的袭击，以联黎部队，特别是以联黎部队法国派遣部队为直接目标的小型战争。我们之所以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是因为我们今天必须如此。我曾试图指出在场的人们众所周知的事实，即这些袭击来自特定的来源，有特定的计划，其目标并非针对该部队任务职权的具体细节和划分，而是其生存本身。

只有一位发言者——即我们的英国同事——以严肃和深思熟虑的态度，在提出其他问题的同时谈到了这一问题。如果我们要讨论眼前的危机，那末就必须集中考虑眼前的问题，而眼前的问题来自真主党。

既然这里提到了其它问题，我愿简短地谈谈。

叙利亚和黎巴嫩代表，以及马克苏德大使都玄虚地提到。也许利比亚大使也会提到，“黎巴嫩的中央权威”和“被侵犯了的黎巴嫩主权”。什么是中央权威？什么是主权？

我愿就黎巴嫩南部问一个简单问题。黎巴嫩总统上次访问黎巴嫩南部是在什么时间？过去几年中黎巴嫩内阁负责南部的部长访问过几次黎巴嫩南部？这个中央权威在哪里体现出来？是在有伊朗人和叙利亚人的贝卡谷地体现出来的吗？我要问问我们的叙利亚同事有多少叙利亚人，是2万5千人还是3万5千人？我记不清了，这个数字每天浮动。大约有2万5千叙利亚军队占领黎巴嫩。是在实际上完全归叙利亚所有的港口特里波利体现出来的吗？是否可以在那里找到黎巴嫩的权威和主权呢？或者是在沿黎巴嫩海岸的任何其它港口？其中每个港口都由

一个不同的派别控制着。它们是一块块小的飞地，我不愿称它们为共和国。这些地区包括出海口都由几个派别分别控制着。

也许我们可以在首都贝鲁特找到黎巴嫩的权威和主权。我要十分遗憾地指出，在这个地方最找不到权威和主权，因为这个城市被分割。不仅是两大主要派别互相对打，而且还有许多派中之派、部落之间、派别之间的相互斗争。在黎巴嫩，更不用说在首都或首都的一部分，很难找到一块由公开的中央当局行使权威的地方，这种地方根本就不存在。

我刚才十分遗憾地讲到了这一点，因为这是问题的根源。不是我们在南部的活动使得黎巴嫩失去了权威，而是由于完全没有这种权威才导致了我们的活动。事实恰恰相反，贝鲁特问题不解决，不建立某种中央权威，这些问题就得不到解决。

我仔细地听取了汤姆森大使的发言，他说“我们不知道如何解决更大范围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如何解决，因为我们不能解开黎巴嫩这个谜。我们不能统一黎巴嫩，它的许多公民在一百年前的内战中死亡。我们不能建立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这要由黎巴嫩人去做。当然，如果叙利亚人撤回和放弃他们多次宣称要把黎巴嫩并入叙利亚版图的要求，那将是有益的。

我认为这些问题最终将超出安理会的权限，因为决定将在黎巴嫩本身实地做出。

在没有这个中央权威的情况下，有一个我已经提到的关于黎巴嫩的简单事实，那里有许多派别和民兵，这就是黎巴嫩。我们可以无终止地谈论贝鲁特的中央政府，然而由于没有这个政府，地方民兵就填补了这个真空。是的，我们与这些民兵中的一派合作，帮助他们。但是他们自己也帮助自己。他们这样做并且冒着生命危险，不是由于他们要保护以色列，而是因为他们要防止恐怖局面返回黎巴嫩南部，而我认为在目前存在的黎巴嫩大混乱中，这是任何黎巴嫩人所应做的最合法的活动。

如果我们想认真讨论目前的危机以及就1月份或者更早些时候也许会举行更大范围的讨论，那么只是重复关于第435(1978)号决议和拆除以色列安全区的老一套声明以及其它咒语是不行的，不断重复这些，必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人们把这当作万能药，而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担心它将带来我们今天甚至都不熟悉的新的混乱。

主席：我请黎巴嫩代表行使答辩权。

法胡里先生（黎巴嫩）：看来以色列代表的记忆力很差。去年，黎巴嫩总统在西顿从以色列占领下解放出来后，立即访问了南部。他在那里受到所有方面的热烈和普遍欢迎。我愿提请以色列代表注意这一点。许多部长也于去年和今年访问了南部。

这位代表提及的第二点与攻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有关。的确，自8月11日以来，联黎部队一直是攻击的目标，我们已经谴责并将继续谴责这些攻击。但是这些攻击不是第一次了。国际部队有130人伤亡，这不都是8月11日以来的攻击造成的。过去的进攻是由以色列军队、以色列敌特和所谓南黎巴嫩军发起的。看来以色列代表忘记了前不久30名芬兰派遣部队的士兵在黎巴嫩遭到以色列敌特诱拐的事实了。

他怎么能忘记1982年以色列军队入侵黎巴嫩的所做所为和侵犯在联黎部队管辖下地区的行为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回过头来要谈的第三点是黎巴嫩人在南部的管理权的问题。是谁应对黎巴嫩人在南部缺乏管理权一事负责呢？难道不是占领了南部的以色列吗？去年，难道黎巴嫩政府没有向考卡巴派驻一支黎巴嫩军队的分遣队吗？后来，这支部队遭到以色列和以色列的代理人的进攻。我只是想回顾一下那些要点。

安理会的一些成员不认为以色列大使所讲的是真实的——不是百分之一百真实的，连百分之一的真实性都没有。

主席：本次会议我的发言名单上已没有其它要发言的人了。

安理会审议其议程项目的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将在安理会成员国进行磋商时确定。

下午6点散会。